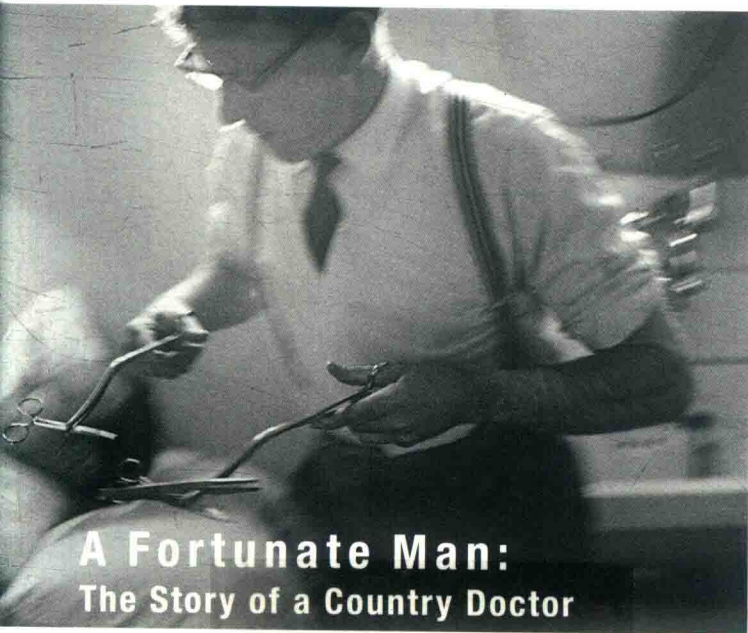


John Berger and Jean Mohr



A Fortunate Man:  
The Story of a Country Doctor

幸运者：  
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

[英] 约翰·伯格 [瑞士] 让·摩尔 著 黄月 译

约翰·伯格作品

幸运者：  
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

John Berger and Jean Mohr  
A Fortunate Man:  
The Story of a Country Doctor

[英]约翰·伯格 [瑞士]让·摩尔 著

黄月 译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 杭州 ·

A FORTUNATE MAN by John Berger and Jean Mohr

Copyright © JOHN BERGER and JOHN BERGER ESTATE & JEAN MOHR, 1975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林 群  
执行编辑: 王 怡  
责任校对: 杨轩飞  
责任印制: 娄贤杰

特约编辑: 胡 昊 杨 晨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内文制作: 陈基胜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 / (英) 约翰·伯格,  
(瑞士) 让·摩尔著; 黄月译. —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  
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5503-1992-9

I. ①幸… II. ①约… ②让… ③黄… III. ①摄影评

论—世界 IV. ①J4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61057号

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  
[英]约翰·伯格 著 [瑞士]让·摩尔 著  
黄月 译

出 品 人: 祝平凡  
出版发行: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邮政编码: 310002  
网 址: <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6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80千  
书 号: ISBN 978-7-5503-1992-9  
定 价: 45.00元

约翰·伯格，英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画家和诗人，192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44年至1946年在英国军队服役。退役后入切尔西艺术学院和伦敦中央艺术学院学习。20世纪40年代后期，伯格以画家身份开始其创作生涯，于伦敦多个画廊举办展览。1948年至1955年，他以教授绘画为业，并为伦敦著名杂志《新政治家》撰稿，迅速成为英国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之一。

1972年，他的电视系列片《观看之道》在BBC播出，同时出版配套的图文书，遂成艺术批评的经典之作。小说《G》为他赢得了布克奖及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2008年，伯格凭借小说《A致X：给狱中情人的温柔书简》再次获得布克奖提名。2017年1月2日，约翰·伯格在法国安东尼去世。

让·摩尔，瑞士纪实摄影师，1925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1949年以来，长期为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国际红十字会（ICRC）、近东地区的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在内的几家全球范围内最主要的人道主义机构工作。作为约翰·伯格的挚友，让·摩尔与伯格先后合作出版过6本书，包括《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1967）、《第七人》（1975）、《另一种讲述的方式：一个可能的摄影理论》（1981）、《在世界的边缘》（1999）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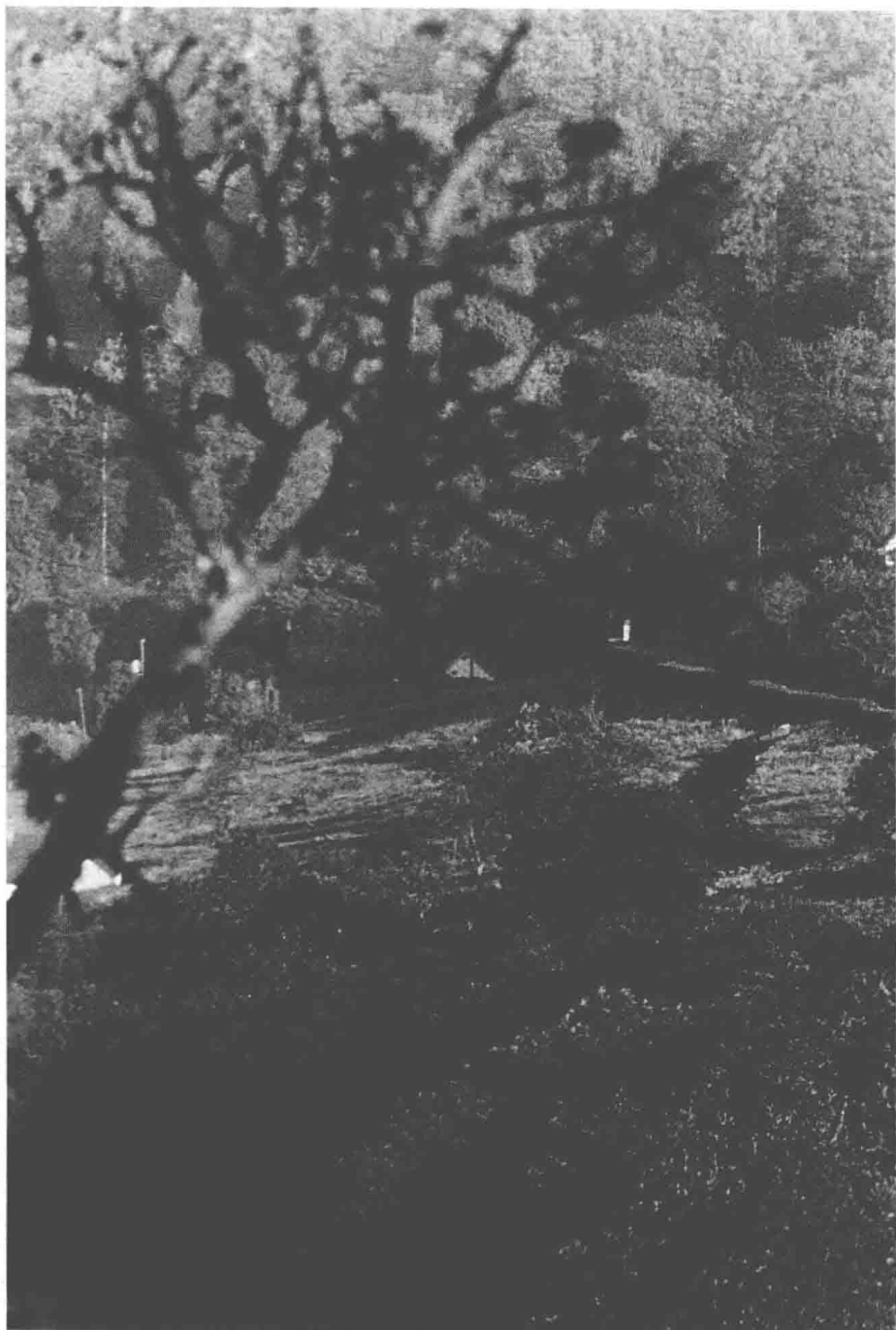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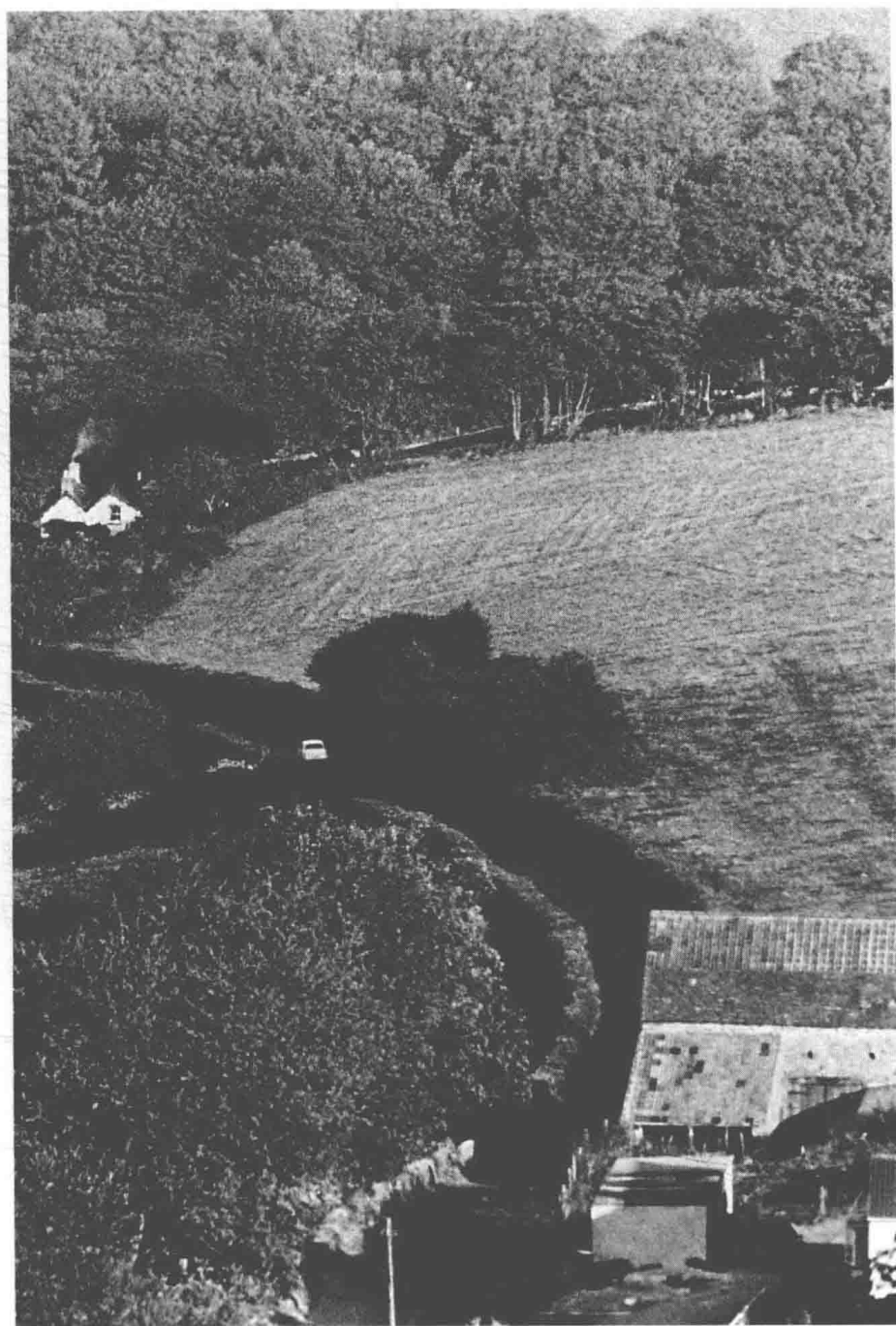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想国

imagin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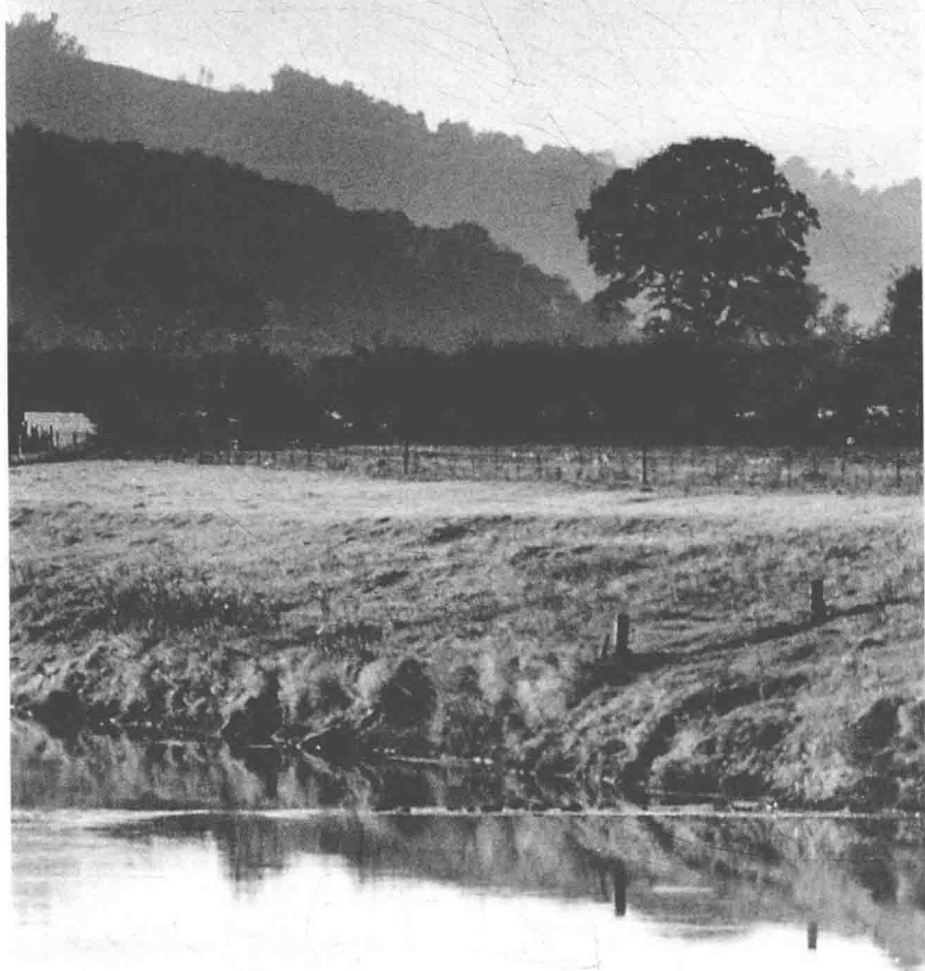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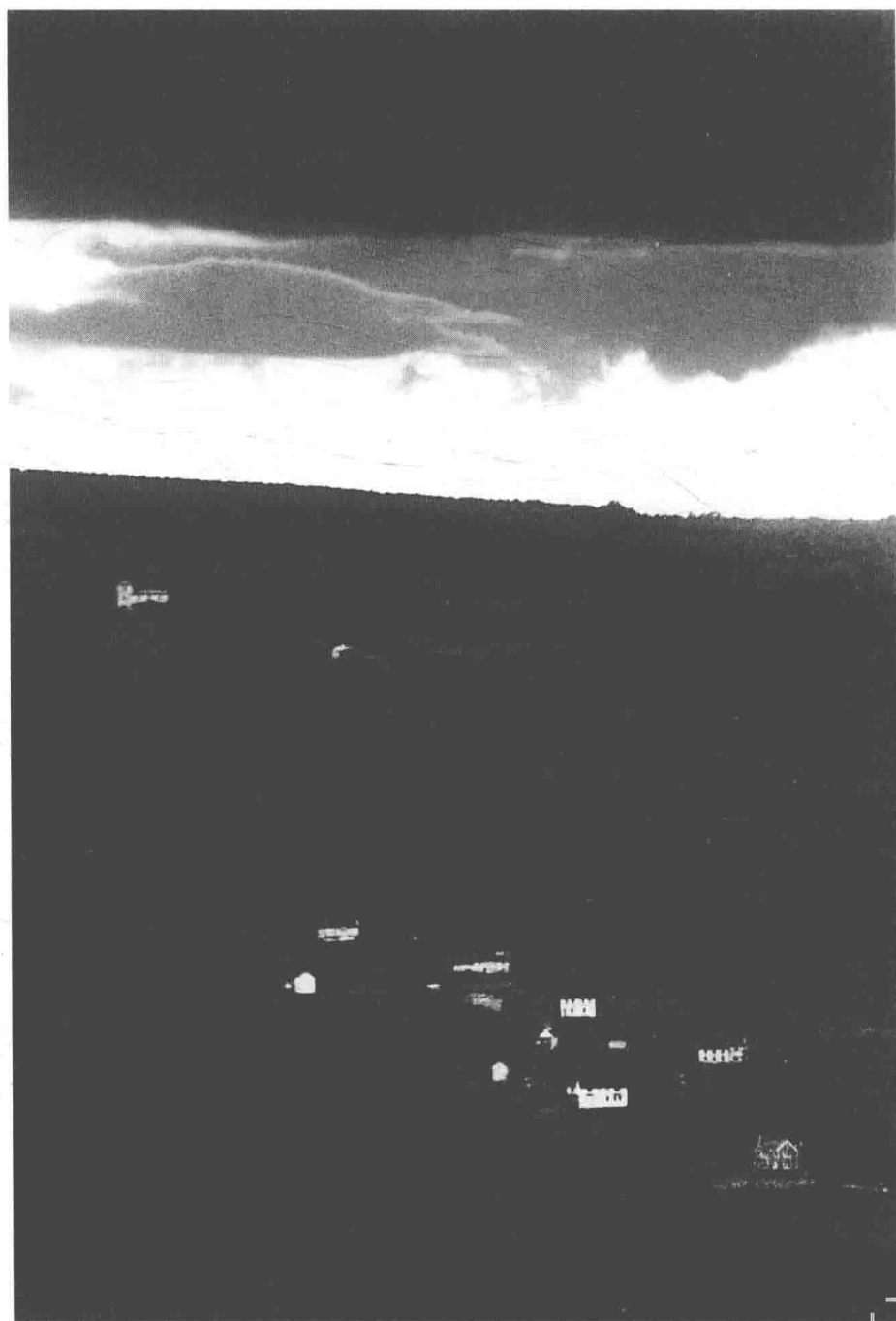
这本书献给与它有关的约翰和贝蒂，  
以及菲利普·奥康纳（Philip O'Connor），  
因为他在我写这本书时写给我的那些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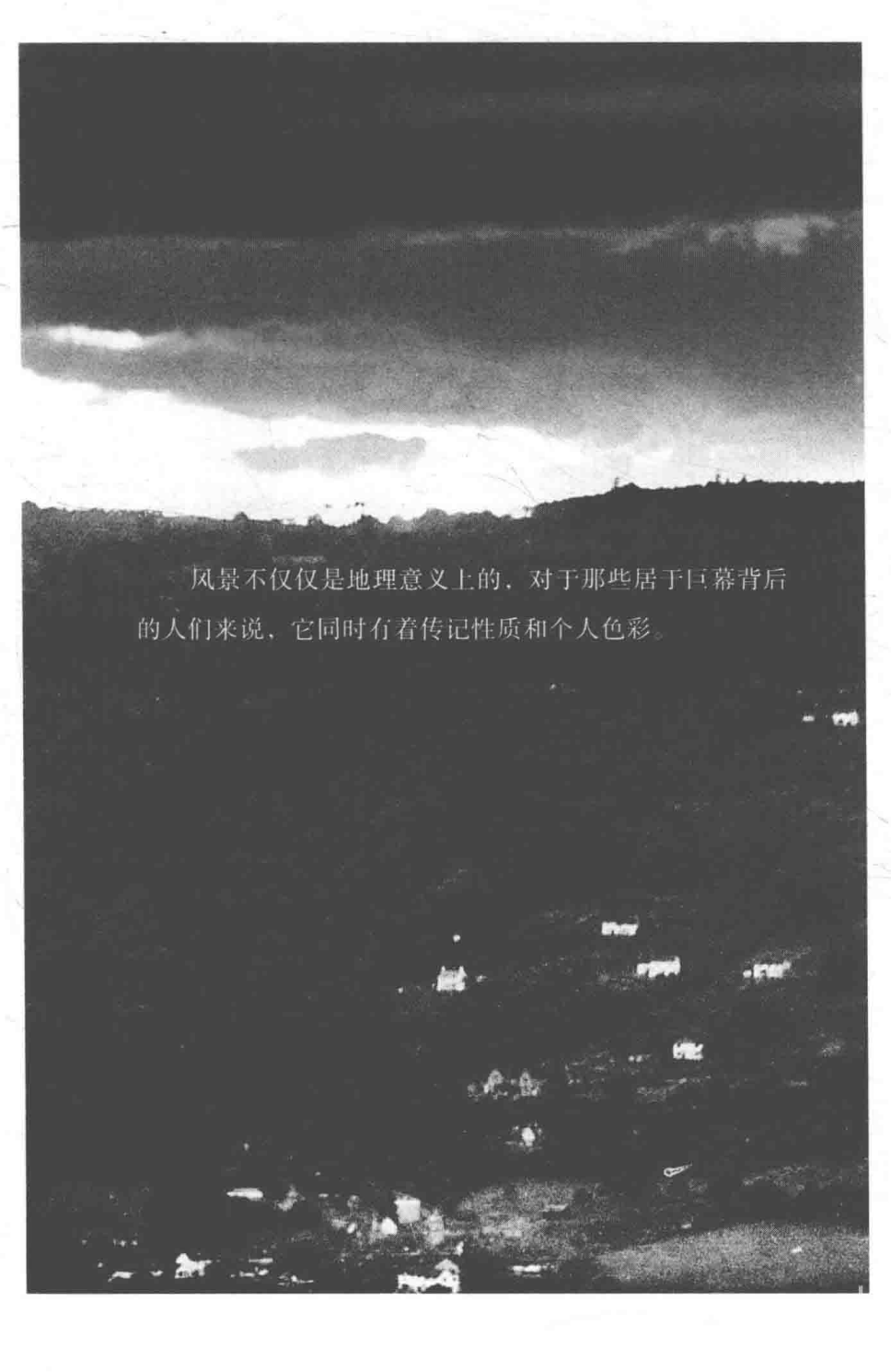
J. B.



风景有其迷惑性。风景是栖居者的生活环境，有时似乎更接近于一幅幕布，人们的挣扎痛苦、成就辉煌、意外事件在幕前一上演。







风景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对于那些居于巨幕背后的人们来说，它同时有着传记性质和个人色彩。



有人大喊危险，但已为时过晚。他被树的枝叶几乎优美地带倒，又被细小的枝杈团团困住，这棵大树和整座小山把他压住了。

一个人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一位伐木工被一棵树压在了下面。医生让药剂师去问清楚事故具体发生在哪儿，而后又猛地抓起电话，打断她径自去问了。他必须要知道确切的地点：距离事故发生地最近一块田的最近一扇栅栏门在哪儿？那是谁的田？他需要一副担架，但他的那副前一天落在医院了。他告诉药剂师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让救护车等在最近一个路口的桥边。家里仓库有一扇门的合页松了，于是他先从药房拿了血浆，又从仓库搬了这扇门板。他开车穿过小巷，大拇指始终按在喇叭上，一是为了警示来往车辆，二是想着被树压在下面的人或许能听到喇叭声，知道医生就快到了。

五分钟后他驶下大道，开车上山，冲进雾里。河谷上方常常浓雾弥漫，白花花一片，仿佛要吞没掉万物的重量和体积。医生途中不得不两次下车开栅栏门，第三扇门开了条缝，他便停也不停直接冲了过去，门摆回来，撞在了他那辆路虎车的车尾上。受惊的羊群出现一霎，又消失在浓雾之中。为了让伐木工听见，他一路都按着喇叭。又开过一块地，他看见雾里有人朝他招手，就像在努力擦干净一块蒙了雾的巨大玻璃。

医生终于到了，有人上前跟他说：“那人一直在大叫，痛苦极了。”他此后将无数次讲起这一则故事，第一回是这天夜里，地点在镇子上。故事目前还不完整，不过医生的到来让结局更近了一步，但这场意外还远未结束：受伤的伐木工疼得大喊，另外两人正用锤子在树上凿楔子，准备把树抬起来。

“上帝啊，求求你放过我吧！”在伐木工人哭喊着乞求“放过”之时，他身旁的医生并没有放弃。他认出了医生，眼睛亮了。对他来说，一切就要结束了，这也给了他安静下来的勇气。突然之间一片寂静，两个凿树的男人也停手了，跪在地上盯着医生。伤者的双手已经适应了眼下的状况，虽然二十分钟之前他还毫发未损。抵达这儿才几秒钟，医生就给他打了啡，让旁观的三个人松了一口气。但对他们来说，这位可信可靠的医生，看上去就像是此次事故的一部分——几乎算得上是个同谋。

“他本来能逃过一劫的，”一个跪在地上的男人开口了，“哈利在这儿大喊的时候，他掉头跑错方向了。”

医生备好了血浆，准备给伤者手臂输血。他走上前，把他接下来的操作跟周围的人解释了一遍，以消除他们的顾虑。

哈利说：“我朝他喊了，他如果跑快点儿的话就没事儿了。”

“是啊，那样就没事儿了。”第三个人说。

吗啡奏效了，受伤的伐木工表情放松，眼睛也闭上了。他的痛苦得到了一瞬缓解，其他人也稍微安心了。

“很幸运，他还活着。”哈利说。

“是啊，那样就没事儿了。”第三个人说。

医生问他们能否移动一下那棵树。

“三个人一起上的话，我估摸可以。”

跪着的两位站起来，三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雾更重了，水汽在装着半瓶血浆的瓶子表面遇冷凝成水。医生注意到了细微的颜色变化，血浆瓶的颜色看上去比正常时候更黄了些。

“你们抬树，”医生说，“我把夹板放他腿上。”树被撬了起来，伤者听到树中传出的回响，再度呻吟起来。

“我们可能让他伤得更重了，”哈利说，“快拽他出来。”他瞅见了那条被砸断的腿，就像马路上的一条死狗。

“抬稳了！”医生说。他在树底下处理着那条可能报废的腿，这位众人熟悉的医生看起来仍像是这场灾难的一个同谋。

那第三个人说：“我们压根没想到，你能这么快过来。”

“你认识瞌睡乔吗？”医生问他，“他被树压了十二个小时才获救。”

医生指导他们把伤员抬到门板上，然后放进路虎车的